

經部

春秋屬辭卷十三

元　趙汸　撰

特筆以正名第六

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筆削不足以盡義然後有變文若夫亂久禍極大分不明而又有非常之故焉則變文亦不足以盡義是故有特筆凡特筆皆謂有所是正者也夫變文雖曰有損益然猶史氏恒辭爾至於有所是正則非復恒辭矣衛君輒待孔子而為政子曰

必也正名乎而又推極名不正之害至於使民無所措手足此經世之先務也春秋世變極矣父子君臣之間人所難言者多矣豈史氏恒辭所能盡其分哉今考春秋凡辭旨卓異與史文弗類者皆人事之變恒辭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非史氏所及也然所是正者不過片言而三綱五常赫然復正故曰非聖人其孰能脩之莊周氏曰春秋以道名分蓋亦得其大意云

一諱會天王以王狩書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

傳曰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葢時田常禮不告諸侯借令因會而狩史法亦不得書此意當時必有所受但曰名曰使乃左氏深文以顯經義决非史策成言其仲尼曰云云者亦未必真得當時之語陳氏遂謂史曰晉侯名王以諸侯見則直以左氏釋經之言為魯史舊文矣不知策書有體與史氏

雜記不同借令直書亦不過曰天王會諸侯於河陽而已如汲冢竹書載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蓋追錄策書之語而損益之古史遺法猶可見也晉侯負其豐功偉烈不能朝王而致天子於會書曰王會諸侯則徒章上替未損下陵非尊王之道也改正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則天威赫然臨於下土有不可以彊弱論者而晉侯蓋世之功微矣上以尊天子下以全晉侯而貴王賤伯之意溢于辭表諸家發義甚多惟

穀梁傳曰諱會天王也葢此經之逸義云

二嗣王在喪稱王配名卒稱子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在喪之稱天子與諸侯不異此年冬書王子猛卒雖既葬而未及葬節故稱子稱名與諸侯在喪未葬之稱同此國史定法也

則居皇入王城　王下皆當稱子稱名今但稱名不稱

子與下文異者葢所稱與羣王子無別特去其子字乃夫子深意也景王穆后大子壽早夭猛與丐皆其同母弟也王寵庶長子朝欲立之單旗劉狄欲立王子猛王欲殺二子會王崩子朝作亂魯史書曰王室亂而已諸侯未知孰為正也晉雖舉籍談荀躒之師而不能正子朝之罪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前乎此晉人猶觀望兩間未

能辯其曲直也子朝在王城時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時謂之東王則雖周人亦未知適從也而況於天下後世乎夫子以王猛實宜立者而其在喪之稱疑於羣王子與後書王子朝無異辭故於二簡特去子而稱王猛則猛當為王朝實為逆不待加一辭矣卒仍舊史者存周制以顯筆削之微權也

三嗣君出奔復歸稱世子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桓十一年鄭莊卒九月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突以爭國去屬忽以去位不得稱子此史法也忽嘗有惡於魯魯桓終始右突則忽之復歸非魯人意也魯史必不能正忽以世子之名夫世子者大子未嗣位之稱也忽君鄭五月而後出於史法亦不得稱世子其復歸以世子稱非魯史舊文明矣夫忽與突適庶之分素定始於出奔終於見弒鄭亂幾二十年則由祭仲畏難以立突宋魯二君同惡相濟使人倫不明

以至於斯故夫子超越史氏恒法舉其世國本稱則突與祭仲宋魯之罪亦不辯而明矣不得稱爵者忽未踰年出奔未嘗正君位也蒯聵出入皆稱世子葢史舊文夫子因之以正名實與此相發而不以入例者非特筆也

四所納應立雖未在位稱子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凡嗣君未踰年稱子者以其即柩前之位也子糾爲

魯所納未入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葬襄公矣戰敗魯師乃來脅殺子糾子糾未嘗一日立在喪之位乃得稱子何也凡爭國公子或稱納或稱歸或入或出皆去屬不以正不正若糾與捷菑突忽䲔赤小白陽生之類皆是則史固不得異文何獨於糾之納與殺而以嗣君在喪之號稱之此春秋特筆也案史記子糾母魯女也小白母衛女也魯女班當在衛女上則糾貴應立然以才則小白賢以黨則小白有國高

為内主論其事則子糾見殺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苟後世但以小白為賢為有功而不知糾貴之應立則自賢者必醜正恃功者可奪適斯有國者禍亂之原也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故於納稱子明其應立以别於外納不正而後書者於殺稱子同於在位以别於兩下相殺而不書者則糾與小白正不正之分不辯而明矣二傳皆作伐齊納糾孔頴達曰今左氏定本糾上有子字葢唐初學者校定春

秋古經以正二傳之失

五以庶孽易適嗣未踰年見弑稱殺其君之子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故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國史定法若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史於里克殺奚齊當書弑其君與齊舍同而乃書殺其君之子與恒辭異者里克弑逆之罪易見而獻公首惡之名難知故孔子特筆是正之上以明申生無罪

見殺之由下為萬世匹適之戒見里克之不臣由獻公之不父也學者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比而觀之則春秋之教明矣趙伯循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此說為得經意在喪遇弑稱君例見辭從主人篇中

六妾母繼室卒稱君氏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聲子者惠公夫人孟子之娣姪古者諸侯不再娶元妃卒則次妃攝治內事謂之繼室故孟子卒聲子繼室生隱公而惠公復遵禮再取仲子為夫人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隱公追成父志立桓為大子而已攝君位以夫人禮成仲子之喪則聲子猶娣姪而已娣姪之喪史不書於策於是以吾君之喪其母史不可不書也史法苟適夫人喪不用夫人禮則亦書曰某氏卒而無異稱如姒氏孟

子是也而聲子獨稱君氏故說者疑之公羊穀梁作尹氏以為天子之大夫也然史法天子大夫卒當書氏書名如劉卷是也若曰尹氏卒則是舉族皆死之文矣古史謹嚴又經聖人修定寧有此等書法哉然而聲子特稱君氏文獨卓異者實夫子特筆也仲子以再娶稱夫人而聲子書子氏卒既無以異於衆娣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而名實亂矣禮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

之明文也聲子以攝女君之貴則異乎衆娣姪經於女君稱小君則攝女君得稱君氏故特書君氏卒以明聲子繼室之爲正惠公再取之非禮立桓爲大子已攝君位以夫人禮成仲子之喪隱公之處事變庶幾無憾而桓卒弑隱則桓惡大矣此脩春秋之意也

七王人救列國兼稱字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魯史之法非卿稱人筆削之義諸侯與大夫略其恒

稱則稱人皆未有稱人而又稱字者此王人兼稱字乃特筆也衛侯朔讒殺二公子而立又得罪於天子天子命立黔牟而出朔齊襄乃合魯宋陳蔡抗王命以伐衛而納之其事甚逆於是王人救衛救黔牟也夫子以救衛稱王人前與諱四國之君無異而後與諱王子虎之文同朔之罪既不見於經惟王人之救可證出朔立君為天子之意若復從其恒稱則是非不白故王人雖非卿特字以尊異之見王人救衛為

正則朔與諸侯之罪明矣

八諸侯滅吾同宗之國稱名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有二君則名之卒名之其書滅國君將除楚子外惟衛侯滅邢齊侯滅萊二事而衛侯特稱名二傳皆有滅同姓名之說則異姓豈可滅乎故學者不能無疑於此黄先生曰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既封

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周公之勲至春秋時往往為大國吞併今邢又為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實繫於魯也汸案禮為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二傳知衛與邢為同姓而不知魯與邢為同宗知衛滅同姓為伐本而不知魯之不救同宗為無親春秋滅國

復興者多矣豈齊桓能存亡國而晉文獨不能哉當衛侯鄭之再執也魯之君臣以同姓故且爲納玉於王與晉侯而請歸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國而以存亡繼絕爲請晉文方有討於衛宜無不從者魯人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滅而不復興也故聖人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當知所先後葢一本之教也若滅同姓之有罪則不待異其文而後見矣

九宋昭公之大夫特書官

文八年冬宋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十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諸侯大夫稱名氏殺則稱其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稱者而宋昭公之大夫既不名且獨稱其官此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以弑君書者二十四未有上逼君祖母下結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而使其黨為卿以卒成其簒弑如公子鮑者亦未有以世適嗣位外會諸侯内奉宗廟前亂臣而後賊子

徒擁虛器十年而坐受簒奪如宋昭公者是故昭公之大夫皆書其官不書其官則見殺而不名者嫌於曹大夫出奔而不名者嫌於反國之蔡季來盟不稱使且不名者嫌於齊高子矣夫公子鮑之弒械動於昭公未即位之前而卒成於十年之久使非有貴戚彊家囊橐其門則鮑雖姦襄夫人雖惡昭公安能拱手就戮於一婦人邪屬辭比事而求之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孫代之且來盟然後弒其君則知

身為世卿外結援隣國内假手於襄夫人以成鮑之簒者華氏之族也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也而代公子成為右師此葢鮑與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豈能用之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而盟主為不足忌於是使華耦來盟於魯既而晉衛陳鄭伐宋討弑君者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於此葢深致意焉是故特書其官然公孫固大司馬也不書官者昭公未即

位官非其官也公子卬始代樂豫為司馬旣而亦為大司馬乃以舊官書者宋大司馬僭王官不可書也乎哀不書官者其為卿與晉郤缺趙穿同杜氏所謂散位從卿者也自左氏舍所錄之事而妄解書法學者但知其例之不通而不知其事之可據葢其事可據者皆列國史志之成言而所以為例者乃左氏之陋見也為其學者往往自不能深考而獨宋昭公無道見弒之說至今猶誦於口而筆於書未有辯其誣

者然則春秋特筆之義其可不明乎

十諸侯會圍邑繫國戍邑繫國圍其父所居邑

雖外大夫主兵不繫國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十年冬戍鄭虎牢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襄二年會於戚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主之令以內辭書史恒辭也楚取宋邑以居宋之叛者故晉為宋

合諸侯之師以討之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宜也據襄二十六年傳文故圍雖有宋人猶繫彭城於宋明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當取晉亦不可受也晉取虎牢以偪鄭者九年矣而鄭不服於是又命諸侯戍之雖以伯令書猶繫虎牢於鄭者明鄭服則歸之而非取其地也蒯聵在戚而國夏曼姑圍戚齊人助子圍父也故雖有齊卿主兵而不繫戚於衛以蒯聵居戚故也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而齊人黨逆之罪重

矣春秋有相易以成其義者謂此類也自夫子為正名之論當時高弟如子路猶不能無疑修春秋時蒯聵猶在戚也葢靈公嘗欲立郢而卒不立者知蒯聵在晉晉人必將納之郢雖立猶不立也而衛人立輒以拒父衛為無父之國矣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而圍戚不繫衛以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牢三特筆比而觀之春秋之法明矣

十一諸侯敵王命敗績稱人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此穀梁發義也而所釋未

是趙伯循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文得

經旨矣葢非師不言敗者史文也衛有立子頽之罪

齊桓以王命討之而衛人敢於拒戰嫌與敵國同文

故變師言人明不當較也史本無日伐之例惟日戰

是其恒法此舉戰之日加之伐之上日其伐以尊王

命明與他伐國者不同而不日其戰以罪衛人明非

以主及客者可例論也

十二師及齊師戰書公圍成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傳曰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師及齊師

戰於炊鼻此史丈之實錄也齊侯納公而不盡力季

孫據國以拒君言之可謂詳矣聖經外略齊師内諱

及戰特書公圍成雖若為國諱恥而尊尊之義愈至

其所以示君臣之教嚴矣

十三城成周晉人執宋大夫以歸書執於京師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合十國大夫城成周於無伯之世晉人可謂有功王室然尋盟狄泉魏舒干位以莅政是僭王官也執宋大夫不請於天子而以歸是京師晉也傳言正月晉人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於京師此策書實錄之文而經不然者周室東遷而後下陵上替已久鄭莊公

言天旣厭周德晉女叔寬以萇弘謀王室為違天邪
說誣民非一日矣然天子一命城成周而諸侯大夫
奔走恐後則人心猶不忘周也執大夫以歸知其不
可而卒歸諸京師則猶有所畏也夫人心在周則天
命未絶於周矣故旣削狄泉之盟黜魏舒不序而沒
晉人執大夫以歸之文但書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
於京師而月以異之上以尊王室下以全諸侯城成
周之功而宋大夫不受功晉人專執其罪皆不可掩

此聖人知天命為東周之微意作春秋之本義也

　　丙鄭伯之弟段出奔書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案傳曰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准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若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之比其諸侯自攻叛邑魯史不書若欒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

族但書晉人殺欒盈是也孔子以段大都耦國完聚

圖逆鄭伯處心積慮志在於殺皆非一日與秦鍼陳黄宋辰不同不可一例書故特書鄭伯克段於鄢則段之罪固無所逃鄭伯之情亦不可掩矣左氏謂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此爲得之謂段不弟故不言弟則未盡時段形迹已具故去屬氏篡公子爾杜氏亦謂此夫子改舊史以明義但指傳中所稱書不書故書書曰之類皆爲孔子變例則左氏學者之陋爾

五紀侯出奔書去國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此紀侯出奔也不書出奔者筆削之法被兵而出不書若許莊公莒共公楚昭王是也必國滅不死社稷而後書若譚子弦子溫子徐子是也夫被兵而出者內有忠力之臣外有大國之救敵去國存猶可復歸紀侯廹於彊齊請援於隣國歸女於京師而猶不得免焉已不能下齊以國與季無復歸之望不得與被

兵出奔者比矣國滅不死位者勢窮力屈宗廟既夷社稷既墟不能效死而猶脫身以逃者也紀侯不忍殘民以爭必亡之國又不忍五廟之不祀故使季以紀事齊而已獨委國去之亦與國滅不死社稷者不同是故不書出奔而特異其文書去其國其所寓之國不足恤矣古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紀侯其知此矣故聖人特筆以明之大者紀侯之名從史文也

夫鄭高克出奔師潰書鄭棄其師

閔二年十二月鄭棄其師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清人序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公子素惡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準魯史恒法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馭臣之道誠有如詩人所譏者時政

不在大夫大夫出奔無與乎國之大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師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克之奔不足志矣

　　十七楚君殺弑君者別稱人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此楚子入陳而後殺夏徵

舒之實也楚自君將稱君以來終春秋所書楚事皆所以治其罪也而入陳殺陳夏徵舒滅陳殺陳孔奐文與事皆相似楚虔蔡般皆嘗弑君者而虔誘般殺之以滅蔡一是討弑君者而存其國一是身負大惡而假討賊之名以滅人國皆不可無辯況討賊乃天下大義不可以楚故而不明故特書楚人殺陳夏徵舒於上以示義然後書丁亥楚子入陳納二卿從其恒辭以見實蓋討賊名義既正則與楚虔懷惡挾詐

者不同矣春秋於楚莊王事取節焉者以弑君賊必不可無討苟能討之而不為利雖蠻荆猶與之信大義於天下也是故入陳書日以別之黄先生曰齊晉為中國盟主俱有功於天下然皆包容弑君賊置而不問故聖人於楚子入陳一事先正其討賊之義然後書楚子入陳便與稱兵肆亂不同乃聖人與人為善止遏亂略處此書法所以為妙也

十八戰稱楚人敗稱楚師書入郢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吴入郢

凡入國曰國入邑曰邑未有入國而言邑者此入國矣而言邑何也中國諸侯皆王者所封無自號其國者自號其國者皆僭竊也是故赤狄嘗自號其國曰潞以歸稱潞子得從其自號以配爵滅稱赤狄潞氏不得從其自號以名國故滅不言潞言滅潞則與三代建國無辯矣此史氏之法也戰稱楚人敗稱楚師

入稱郢特筆之義蓋取諸此楚之先熊繹事周至成王始以子男田封諸荆山入春秋至莊公末年猶稱荆僖元年伐鄭始稱楚蓋荆其本號楚乃僭王後所自改之號也春秋書楚事凡所以謹內外之辯者無不致其嚴矣惟始終稱楚無異辭蓋非入滅皆得以號舉也於是蔡侯以吳子戰敗楚師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叛周自立僭天子大號以爭諸侯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是故吳得稱子楚囊

无書人而入書曰許蔡侯以復世讎而吳之入郢亦

不可與凌弱暴寡之師例論也

春秋屬辭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屬辭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崔堂

春秋屬辭卷十四

元 趙汸 撰

因日月以明類第七

春秋記事之例有三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自魯公以至定哀之間官守相因不得有改者也東周王室衰微四裔僭號五等邦君以彊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

三例者一以施之而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左氏傳釋大夫卒有不日之例則天子諸侯喪紀厚薄尤所當詳傳於魯史遺法有不能盡知而况於筆削之義乎葢孔子之修春秋也凡策書之大體既以實録而存其王伯之會中外之交父子君臣之間皆有筆有削以彰其義至於上下内外之無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而事異或事同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决其疑大抵以日為詳者則以

不日為畧以月為詳者則以不月為畧其以日為恒者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者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恒者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者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其辭比其事以求之則事之存乎筆削者既各以類明而日月之法又相為經緯以顯其文成其義凡災祥禍福禮樂政刑盟誓戰爭天下之故一國之事一人之辭無微不顯而上為天子內為吾君外為諸侯為伯主又其外為外裔有天子之

大夫有吾大夫有外大夫又皆有弟兄姑姊妹之屬大夫又有未命者外裔亦有君臣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竒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使文武周公之大經大法煥然復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左氏雖不知日月有義而所記之事與聖人之法若合符契公羊穀梁顯發斯例必有所受而隨事穿鑿不可推尋說春秋者遂諱言日月矣近世唯西疇崔氏經解本日月起義然屬比不精而類例多舛則其觧合固宜

其他皆主杜氏史有詳畧經有闕遺之説嘗竊疑之日月為例史有定法文初不繁不當以人而變今經有一歳之間而詳畧特異者不可復言其人不同名號國地事物之文闕者至少何甲子之文闕者獨多是皆不通之論也乃離經稽類因類為凡凡疑於例者以著例決之然後筆削之旨備矣其間亦有因用舊法者既為聖筆所書即成經義不當復别而言之然而學者茍不深究筆削源流則失傳之旨無由可見故必新舊相發隱

顯互明而後其義自彰蓋一經之體皆然不盡釋也以其法貫乎全經與諸篇者不同故自為一篇而次於此

一著例

凡日事其法二曰有日有不日曰有日有不日有不月謂事以日決史本書日者

凡月事其法一曰有月有不月謂事以月決史本書月者

凡上有繫日之事而下有不日之事嫌於同日則書是月以明月例僖十六春王正月戊申隕石是月鷁退飛下有同日之事嫌於

不日則再書其日以明日例 桓十二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丙戌衛侯卒以下皆史法特序于此見春秋日月法其嚴如此明先儒史有詳畧之說不然

苟二後為一事則蒙上事日 僖二十八盟于踐土與朝王所同日因會盟而有朝故別書朝而蒙上日

凡一月有二事俱合日而前事赴在後者則以往日附來日 僖九九月戊辰諸侯盟甲子晉侯卒甲子在戊辰前四日杜氏曰書在盟後從赴

赴在後月者則以其日繫後月 成九七月丙子齊侯卒杜氏曰丙子七月一日書七月從赴定四王二月癸巳陳侯卒杜氏曰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二疑例

凡同月事有兩事皆合月者則以下事蒙上事月事不合月而上有合月之事則不得去上事之月事不合月而下有合月之事則為下事月苟二役為一事則不為下事月僖二十八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也有日無月見非會諸侯則無朝故蒙上不月事皆以著例見之此以下皆筆削之旨

三變例

凡一役再有事嫌以日事敵上事則取下事之日加上事莊二十八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史法日戰而月伐經改正之不使衛人得敵王命

嫵以日事同下事則取下事加日事之上宣十一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傳記楚子入陳後殺夏徵舒經改正之不以入陳累其討賊譏在上事則取下事之

四例要

凡日為詳則不日為略天子崩日嗣王卒不日天子葬以日為恒諸侯葬以月為恒詳尊略卑內夫人葬日外夫人不日內女卒日王姬卒不日詳內略外桓文之盟盛時則日餘皆不日詳重略輕外裔滅國以君歸日自相滅不日詳內略外

月為詳則不月為略公侵月大夫侵不月詳尊略卑執內大夫月外大夫不月外次伐我月凡次不月詳內略外王人救衛月凡救不月詳重略輕

凡日為詳不日為略則不月為彌略內刺公子日外殺我所納之子不日外殺大夫不月外裔為中國討罪日入中國不日自相入不月之類

凡不月為略月為詳則日為加詳七月雩不月八月九月雩月一月再雩皆日外災不月亡國災月外災夫人卒則日之類

凡日為恒則不日為變天王葬日不及禮不日諸侯夫人卒日國亡不日諸不日為恒則日為變公即位不日不在正月則日諸侯大夫葬不日國亡則日之類

凡日為恒不日為變則以不月為異烝嘗有事皆日用致夫人不日從祀先公則不月公及外大夫盟日及王卿士不日及外大夫無君則不月諸侯卒日弔不以禮不日赴不以時則

不日之類

凡月為恒則不月為變公狩月諱與嘗狩不月來盟月國君來盟不月之類不月為恒則月為變盟主之會不月無成事則月之類

凡月為恒不月為變則以日為異諸侯葬月不及禮不月僭禮則日內取所爭邑月凡取邑不月一舉取二邑則日之類

凡日為重則不日為輕新宮災日屋壞不日星變日鷁退飛月之類不月為輕則月為重凡執國君不月遂失國則月大夫出奔不月必佚賊而後月之類

凡月為輕不月為重則以日為異諸侯出奔月失國不月以臣出君則日諸

侯入歸月非出奔不月弑君以納君則日之類

凡日為重不日為輕則以不月為異外參盟日有撖者不日外裔之盟不月之類準此推之

五災祥類

凡日食在正朔者書日書朔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及成以後唯襄十五年不書朔餘皆書日書朔蓋周歷交朔之法於是始正公羊傳曰曰某月某日朔者食正朔也雖在正朔而食於夜者書朔不書日桓十七周人以夜半為朔故得言朔日未出故不言日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案穀梁傳以不言日不言朔為夜食言日不

言朔為晦食於理未當唯取夜食之說以足公羊傳闕文食在朔後者書日不書朔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宣十宣十七襄十五公羊傳失之前者朔在前何氏謂二日食今案雖非正朔猶是此月所統之日故書日食在朔前者日朔皆不書莊十八僖十五公羊傳曰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曰謂晦日食今案日與月違故曰朔皆不書

凡星變日莊七隕石日僖十六星孛月文十四哀十三久則不月昭十七

凡無氷時三雨木氷月成十六霜異月僖三十三定元雨雪月桓八

大雨雪不月僖十大雨雹不月三在時首書其月不與例違大雨震電

繼以大雨雪俱日震廟日各一

凡火災日內災六大室屋壞不日非天災

凡外災不月莊二十襄九雖成周不月宣十六唯已滅之國月昭九

外災夫人卒然後日襄三十四國同日災日昭十八

凡地震日自文至哀五山崩不月成五梁山唯沙鹿崩日僖十四公羊傳曰沙鹿者河上之邑也崩襲邑也何氏曰襲者陷入于地中今案左氏不言沙鹿是山但記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則沙鹿崩比山崩尤重可知蓋地陷也

凡一時不雨書時莊三十一踰時不雨書首月僖二僖三再書皆以告廟

故不雨而雨書月僖三亦以告廟故且見至是月方雨踰三時不雨書自

某月不雨至于某月文二文十十三

凡無麥苗無麥禾旱二饑三有年大有年皆時史本無月法

大水時八

凡有蜚有蜮多麋鸜鵒來巢皆時各一見史本無月法獲麟時時田

本不月不鶂退飛月

凡螽螟月螽七螟二唯秋初不月螽三螟一據經無書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皆七月也螽始出則為灾灾不止此一月故不月蝝生不月宣十五蝝成螽乃為灾灾不在此月故不月數

梁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其義未盡

六郊廟類

凡郊日成十七定十五哀元不郊猶三望不日僖三十一宣三成七

凡卜郊不從月僖三十一成十襄七十一牛傷月宣三成七定十五哀元

凡雩過祀節未遠者不月七據經不書七月雩定七年秋書三事繫時方書大雩又書一事乃書九月大雩知凡雩繫時者皆七月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為嘉穀祈甘雨周七月過雩月未遠故不月以別過時之甚者遠者月八月四九月七一月再雩皆日昭二十五據書七月雩止此一處蓋譏在又雩過甚者則又不月昭七年冬大雩

凡日食大水用牲于社各隨本事不入例

凡烝嘗日桓八再烝桓十四嘗大事有事吉禘皆日文二因大事而躋僖公宣八昭十五有事閔二吉禘猶繹日宣八用致夫人不日僖八禘于大廟夫人已絕而祔

考宮非適不日隱五仲子從祀由陪臣則又不月定八陽虎所為

凡作主日文二立武宮日成六立煬宮由叛臣則不日定元季孫出君嘗有禱于煬宮

凡丹楹刻桷皆不月刻桷為下葬月取郜大鼎納于大廟日桓二宗督之賂

七婚姻類

凡逆女不月卿為君逆一徽者逆三雖公親迎不月莊二十四必國君送公會之而後月桓三

凡夫人至不日三必書入然後日莊二十四大夫宗婦覿用幣日莊二十四

凡子生日桓六

凡逆后不月襄十五雖我主之不月桓六

凡來逆女月隱二內女來逆婦求婦皆不月各一杞伯姬著例

凡女歸月四來寧而歸一娣不與適俱行月雖國亡歸其邑月紀叔姬來媵不月三

凡外女歸京師桓九送王姬莊元王姬歸莊元十一雖我主之皆不月略於王史異內女

凡大夫來逆妻不月莊二十七莒慶宣五齊高固為下事月

八喪紀類

凡天王崩日凡至尊當謹崩日弔禮不備以求賻求金見義嗣王未踰年卒弔不備禮不日王子猛卒亂未弭諸侯弔不以禮可知王姬卒雖魯主昏不日

外夫人禮殺於內女

凡公薨日十一嗣子未踰年卒日侍猶君詳內事雖諱弒猶日子般必子弒母出而後不日子惡特異其事

凡夫人薨日五不稱夫人亦日孟子定姒尊同妾母稱夫人日五不稱夫人亦日君氏親同

凡外諸侯卒日弔不備禮不日茍赴不以時則又不月

禮雜記凡諸侯弔者有介有含者有襚者上介賵執圭將命上客臨自稱一介老某必大夫也亦有既葬而弔者檀弓言滕成公之喪魯使子服敬叔弔進書則君有弔書具禮如此而當時小大之國貧富懸絶交際不同

宜多不備今考之經齊君書卒者九皆日晉君書卒者十書日者九不月者一楚君書卒者六皆日可見魯事盟主及大國弔贈之禮無敢不備其不月者晉侯夷吾踰年而後告喪史即告時書之自不容有月然文公既非喪主則弔禮必不用常制矣宋公書卒者九不日者二衛侯書卒者九皆日陳侯書卒者十不日者一蔡侯書卒者六不日者一不月者一鄭伯書卒者十皆日可見魯於齊等之國往來有常則弔贈無不備禮者其不日者皆有故也其不月者蔡服於楚齊桓自侵蔡蔡潰之後問不及蔡故赴不以時而魯亦不弔也苟非其國有他變則魯亦安敢無故殺禮以犯不韙乎其於小國事體又異曹君書卒者十一書日者二必吾君嘗親受其朝者其來朝而不月者卒于師也檀弓記曹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則凡卒于會者不復以禮赴諸侯諸侯亦不得備禮以弔可知故卒于師卒于會皆不月滕君書卒者七不日者二其先皆不名則往來者素

薄又降而稱子則玉帛之將者微雖來朝不得與曹比自來奔喪後乃遣卿會其葬而卒無不日葬無不會則亦視施為報也杞書卒者七不日者二成與文魯人皆以私怨降其爵其薄於弔贈無足疑者不月者一悼卒于會薛書卒者四無朝魯者而書日一則意如出君後致恭於宗之屬國也邾書卒者七不書日者三邾雖後封而彊次曹莒世有魯怨五世不會其葬則不日者其常也秦君書卒者六不日者二往來之禮薄也不月者三赴不以時也許書卒者五不月者三穆卒于師元國滅復封赴不以時也莒與吳皆從夷俗禮有不得行宿君書日卒一魯宗嘗盟于其國也詳見第一篇

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卒日 二 來歸卒日 子叔姬 杞叔姬 許嫁卒日 伯姬 唯國亡不日 紀侯將去國伯姬喪不成叔姬弔葬如夫人禮魯人以義起

凡夫人卒日二十六公不與小斂則不日四隱元年傳曰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氏曰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今案大夫卒不日者四公子益師無駭挾叔孫得臣也公實不臨喪而書日者六公子牙實殺書卒公孫敖仲遂公孫嬰齊卒于外叔孫婼叔倪卒時公在外皆勢不得臨非君恩薄故書日如常法左氏所發春秋日月例唯此一事然先儒解從其說者今以全經筆削之旨考之知此法實魯史舊章但左氏考之不詳至聖人修春秋凡所書之事皆以日月為例而權其輕重則又非史法之所能及矣其崩薨卒葬例與此同出魯史無可疑者蓋弔葬失禮乃史氏所當謹也唯事有異常史法不足以盡其變則非聖人莫能修孔子蓋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凡王卿士卒不日弔贈禮薄王臣不外交唯二子以義起

凡葬我君日九小君日五不成喪亦日一夫人妾母稱小君日四詳內事

凡葬天王日襄王不及禮不日四禮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正棺引窆執紼各千人明器衣服遣車牢具凡役稱是故天王葬得禮則日不及禮不日從周之義也今考經唯襄王合葬節亦唯襄王書日桓王七年而葬匡王四月簡王五月景王三月其不能葬至七年則葬速者禮薄可知襄王當晉文襄之世王室稍振獨能備禮也

凡葬諸侯月苟不及禮則不月必厚葬踰禮而後日禮諸

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上公四重執紼五百人遣車七乘明器凡役稱是不可更過矣左氏内外傳皆載晉文公請隧事宋葬文公用蜃炭益車馬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雖華元樂舉有不臣之譏然檀弓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則厚葬之弊有自來矣然或大國多故而小國削弱則亦有不及禮者如有若言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譏其不留賓客有事則諸侯之儉者亦此類也今考經齊葬九君書日者四皆孝公以前侈盛之時不月者一則公子光之不子也晉葬六君唯文公書日宋葬六君書日三其一爲與夷葬穆公其二皆華元爲之衛葬八君書日者二穆變禮襄錫命皆臣子之意其一不月則繼絶之文公也蔡葬七君書日者一蔡季歸國而厚於先君舍是十一君葬無書日者矣陳葬八君皆不日不月者三鄭葬七君皆不日不月者三秦葬三君皆不日不月者一陳國貧秦鄭爵卑故皆無僭禮其不月者則有故也自餘小國多不月則不月者

為禮不備明矣春秋於其踰禮則存其日比諸天子以明其僭其不及禮者則不月以見其薄唯得常者則月之蓋天子以日為常則諸侯以月為常等衰之義也崔氏曰凡大國次國之葬例月其越禮而葬者僭也故加日以見之其不及禮而葬者偪也故去月以見之傳稱宋華元樂舉厚葬文公今宋文之葬實日衛文侯之儉也今衛文之葬實不月以類考之可知矣古人以送死可當大事故春秋以葬禮為重於其有過不及者皆明著以見譏焉是以大國之僭禮者多而次國之僭禮者少次國不及禮者多而大國之不及禮者少蓋唯天子無僭而小國無偪爾崔氏日月例唯此與魯桓盟會得之故特詳考經傳以申其說

凡葬畿內諸侯不月　劉文公王卿士也當時天子且不備禮則王臣之葬禮薄可知

凡內女為諸侯夫人葬不日　宋共姬　唯國亡則日　紀伯姬　紀叔姬

外葬以月為常則以日見異姑姊妹之喪公為之服故卒從內辭實外夫人故葬從諸侯之例

九禍福類

凡公即位不日 七 即位不在正月則日 定公日食必在月朔史猶書日公即位大事也雖必在正月朔日史法亦當書日以謹始今皆不日者蓋筆削之旨略常以明變昭定之間踰年無君國家之大變也

凡天王居與入皆月 昭二十三秋七月天王居狄泉上下有同月事又書八月地震以下冬十月入成周例之知二事皆月 未成尊則不月 崔氏不知此義遂疑王猛非正謬甚 苟出居則不月 襄王蒙塵與敬王徙辟異

凡公孫曰（一同以臣出君例）夫人孫不日（二婦人非罪不出奔）

凡公孫反行書至書居月一自所居邑行書至書居不月（四皆昭公天王居與出居皆以內辭書與此同）

凡內女為夫人來不月（杞伯姬三一朝其子求婦別見）雖來歸不月（郯伯姬）苟非以罪出則月（杞叔姬不安於杞杞伯來朝而告絕既卒又逆其喪以歸非罪出故特月明與郯伯姬異可決學者千載之疑）

凡諸侯出奔不日（出奔三來奔二同僖二十八衛侯蒙上事月）必以臣出君而後日（襄十四衛侯）苟遂失國則又不月（紀侯大北燕伯款蔡侯朱莒庚與）

未成君不月 鄭忽曹羈莒展輿

凡諸侯入不日 入國一衛侯朔入邑二鄭伯突衛侯衛侯蒙上事月 復歸不日 衛侯

鄭 必弒君以納君而後日 襄二十六衛侯衎 苟非出奔則又不月 復歸一僖二十八曹伯襄歸二僖三十衛侯鄭成十六曹伯皆以見執得歸 未成君不月

桓十五鄭世子忽傅六月乙亥昭公入 歸而繼絕不月 昭十三蔡侯廬陳侯吳

凡公子以簒歸不月 二曹赤著例 入不月 二齊小白著例案獲麟後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書日 入而繼絕不月 許叔

凡內大夫出奔日 三 苟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日 三慶父之亂閔弒僖出歸父謀

去三桓公覺不遂三家之勢所以成公子慭寡謀妄動昭公之所以終於出也與禍福在一已者不同故異之

凡外大夫公子出奔不月三十三著例十九來奔不月十一著例八

雖王卿士不月成十二周公必俟賊而後月王子瑕尹氏毛召子朝宋萬

作亂而出則月昭二十宋華亥向寧華定義同俟賊案獲麟後宋向魋以叛出衛子還成以伐公不果出皆書月陳轅頗衛公孟彄出不書月此成法叛而出又不月昭二十二華亥向寧華定內因二司馬入國以叛外有吳楚之助諸侯救宋者既楚而出之治不止俟賊

凡內大夫來歸季子外大夫歸五三著例復歸元咺著例入良霄欒大心

復入魚石欒盈著例皆不月雖入以叛不月入國一入邑四必歸弒君

而後月楚公子比

凡執國君不月入著例三歸亦不月雖三公不月虞公遂失國則月僖十九宋人執滕子嬰齊以失國名執外裔之君雖失國不月昭四楚人執徐子

凡執大夫不月八著例六雖王卿士不月可決單伯非內大夫唯執吾大夫則月三季孫行父著例執大夫于京師則月宋仲幾執大夫使廢立則月鄭祭月

凡臣弒君日九以篡首惡不日楚公子比弒未踰年君不日齊舍別成君苟庶孽見弒則不月晉卓齊荼不稱君不月晉奚齊

凡稱國以弒曰非當國者稱國不曰晉欒書中行偃皆正卿莒僕吳光事與之異○薛弒其君不月無可考

凡稱人以弒曰非微者稱人不曰齊邴歜閻職賤微者宋莒實非微者

凡世子弒君曰所由來者異不曰蔡侯淫而不父與楚子頵許悼公不同

凡閽弒不曰賤刑人非盜而稱盜則曰蔡公孫翩以盜赴

凡外戕他國君不曰宣十八鄫子誘而殺之曰蔡侯般穀梁傳曰外裔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稱時稱月稱日謹之也案日必有所繫時月不必合時月取義執而用之曰僖十九鄫子

凡內刺公子日公子偃苟以說大國則又不月公子買凡外殺大夫公子不月三十五雖殺嘗弒君者不月里克甯喜相殺不月宣十五年王札子昭八陳招昭十三楚棄疾文六晉殺陽處父昭十四莒殺意恢盜殺不月襄十鄭昭二十衛哀十三陳雖殺世子不月晉申生宋痤殺其弟雖天王不月佞夫必殺我所納應立之子而後月子糾放大夫不月二

凡外殺篡立者不月齊無知陳佗不以罪討殺叛者不月鄭良霄晉欒盈必討賊若衛人而後月州吁

凡外裔相誘殺不月楚子殺戎蠻子殺他國大夫不月三皆為上事月必討賊若殺陳夏徵舒而後月特書討賊繫月於入陳之上比衛人殺州吁以與之

十朝聘類

凡公朝王日二諸侯來朝不月三十六著例二十二以小事大以弱服強非邦交舊與故去月以為恒畧言之也其為下事月者不與例進外裔來不月介葛盧白狄覲魯公外如諸侯來朝與外裔來同不月之法則經意可見矣內女使其夫來朝則月鄫子饑內諸侯來則月祭伯州公王臣無外交皆異其事

凡公如不月[十九]雖以事往稱其事不月[三皆畧之]必如京師而後月[異於列國]必如楚而後月[二異於中國]苟如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八非王事不敢廢王正與時首兼存史法見本書月宣九襄八定三著例]

凡公如而至不月[十八]必嘗見止而後月[成十一下會至著例]必奔諸侯喪而後月[宣十成十一]必自楚而後月[宣二十七昭七皆異常]苟至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文十四昭五其餘皆為下事月]

凡會而至不月[二十六會師盟戎同]必嘗見止而後月[僖十七]以師行至不月[伐十三侵三圍二救一成十六十七二至會同]必會外裔伐中國而後

月哀十苟至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至會三至伐二伐而至會一

凡夫人如不月四其合禮而至則月文九夫人如不月與公同而至則月與公異雖歸寧得禮亦譏其至男女之別也苟如以王月則書其月莊二十不敢廢王月略於君婦人無外事

凡大夫如不月如京師四如陳二如宋五如衛一如邾一如齊十七如晉二十五如楚一如莒一如年一雖以事往稱其事不月其執而至亦不月降於君據大夫如多特繫時又文六年秋襄七年秋二如皆下書八月九年夏下書五月知本不書月其昭二十三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為下日卒月餘皆為下事月

凡諸侯相如不月〔齊侯鄭伯如紀｜州公如曹〕雖以事來稱其事不月〔奔喪會葬｜爲葬月〕苟來獻捷則月〔失伯主之道故齊人歸俘不｜月楚使獻捷不月可決此為〕〔齊侯｜親來〕來逆出妻之喪則月〔成九｜杞伯〕

凡列國來聘不月〔陳一齊五晉十一宋四衛｜四鄭一秦一荆楚二吳一〕雖以事來稱其事不月〔二及妻來一｜稱人來六〕不言其事不月〔齊仲｜孫〕必來歸其助祭之邑而後月〔歸｜祊〕必來歸所執吾女而後月〔齊子｜叔姬〕必楚以聘報朝而後月〔襄三十嫌｜與伯國同〕

凡王使來聘歸脤會葬不月〔周官｜舊典〕錫命〔三一｜著例〕歸賵歸含

會葬妾母來求（求車）皆月（私恩失禮）來求非王命則又不月（二諒）

閻識不在天子王臣私交不月（祭叔）

十盟會類

凡內離盟日（隱六艾文十七穀定十二費）雖與伯國盟日（莊二十三扈文三十）

（三襄三皆及晉侯）唯宜盟則不日（隱元于蔑閔元落姑）苟無成事雖會伯

主盟不月（莊十三于柯魯背盟）

凡內參盟雖有大夫日（僖二十五洮二十六向）苟無成事則又不

月（昭二十六鄟陵謀納公不克）

凡外離盟有關於諸侯之合散不月（隱三石門爲下事月定七于鹹于沙定八曲濮唯隱二于宿闕文）凡外參盟日（隱八瓦屋）有徵者不日（僖十九曹南）君稱同徵者不日（桓十一惡曹）

凡桓文之盟不日（桓幽貫）雖公會不日（桓幽首止寧母洮牡丘）內諱公而外稱人不日（文翟泉）唯其盛時則日（桓葵丘文踐土）

凡晉主夏盟恒日（會諸侯十一大夫主諸侯一諸侯會而大夫盟三）唯畧不序諸侯不日（二扈）盟不足以服貳不日（成九蒲）盟而後執諸侯

不日襄十九祝柯晉不主盟不日定四皋鼬大夫會之不日文二垂隴

成十八虛朾苟大夫會大夫稱人則又不月宣十二清丘諸侯不序不日則

大夫稱人宜降

凡公及外微者盟日隱八浮來及大夫雖諱公猶日齊高傒晉處父

荀庚郤犨衛孫良夫宋向戌唯及王卿士不日文十蘇子苟不諱公而無

成事則又不月莊九于蔇

凡大夫與外大夫盟日二雖會微者盟日襄二十向苟內外

皆微者則不日隱元宿

凡內大夫特盟諸侯不月三自參以上不日桓十一折必見伐以賄盟然後日文十六郲侯必伐其國要之盟然後日哀二邾子茍以遂事盟則又不月莊十九公子結

凡內涖盟不月四外來盟不月三雖國君不月襄二十九杞子以輔纂來盟則月文十五宋司馬華孫宋人將弑昭公華孫公子鮑之黨也其來盟實結魯為援非君命故不稱使嫌與郲高子同故書月以異之茍來盟于師則日郲國佐敗績後請服

凡外裔之盟不月僖二十狄三十二狄宣十一辰陵雖來盟不月屈完與

盟不月（于齊鹿上）必吾君大夫特與之盟而後日（隱二文八皆戎）以兵加中國公會之盟日（僖二十一于薄二十七于宋成二于蜀）兩主之雖吾大夫及盟日（襄二十七于宋）

凡魯桓之盟皆日（六）唯盟戎不日（桓二說見桓會下）

凡內離會不月（四）外會公不月（文十三衛侯鄭伯）必參會而後月（隱十定十四凡離會離盟皆兩國之志自諸侯合而為亂始有參盟參會中丘為魯合齊鄭之始齊為魯合齊衛叛晉之始故月以異之）參會有大夫則不月（哀十二鄖）遇不月（三）

凡公會內女（莊二十七）會師（定八）夫人會齊侯（莊二禚莊七防穀僖十七卞）

如師莊五皆不月夫人享齊侯以王月則書其月莊四

凡外離會不月定四雖參會不月定十唯始懼楚而會則

月桓二凡諸侯來朝不月則七月為會鄧書遇不月三胥命不月一

凡盟主之會不月四雖公會之不月十二雖王卿士會之

不月單伯必無成事而後月僖元年于檉謀救鄭而不成救十六年于淮城鄫不果而

還襄七年于鄬救陳陳侯逃歸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夷儀伐齊一大水不克蒙日食月一受賂不討賊蒙獄

君月皆以前例見之

凡大夫與大夫會不月襄三十澶淵昭二十七扈內大夫會之不月

十二諸侯與大夫會不月定十安甫伯主之會亦不月莊十三北杏僖三陽穀雖吾君會之不月襄二十六澶淵內大夫會諸侯亦不月四

凡外裔與諸侯會不月僖二十一盂昭四申雖吾君特會之不月隱二潛哀七鄫十二橐皋吾君會諸侯及之亦不月哀十三黃池會又會亦不月襄十柤必會而及盟而後月成二蜀吾大夫會之不月宣十五宋襄五善道昭九陳哀六柤必會又會而後月成十五鍾離襄十四向

凡魯桓之會皆月唯不遇不月十年今案日月有例所以推事之輕重而別其

同異桓内弑其君而結鄭以定其位取鼎以成宋亂又與鄭突同惡相濟雖昏于齊而不能為紀求齊身又卒死于齊其六盟十五會不出乎此乃為國君者之極惡奇變在十二公中無與為比非有輕重之可權同異之可別故從舊史恒法一以施之所以重社稷尊宗廟文不易而義愈深矣盟戎獨不日者桓之盟會既別治之與諸公異故盟戎亦別之不得與隱公同也凡疆埸之交所以繼好息民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傳曰脩惠公之好也桓弑隱非繼隱好亦不得同隱盟書日削其盟戎之日而二義皆成書法神妙蓋如此不過不月者異成事從史文也

凡平皆月宣四平莒及郯十五宋人及楚人平昭七暨齊平定十及齊平有闕會與諸侯之合散則不月隱六鄭人來渝平定十一及鄭平陳氏曰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

鄭平以志諸侯之散可謂深得經旨不知經不書月已特別而異之然諸侯合散經於離盟不月見義陳氏已發不書之秘此二平不月則魯與諸侯之合散在焉亦不可無辨

十一 戰爭類

凡內侵不月三必公將而後月四內犯大國書侵故公將則月以甚之

凡外侵不月二十二雖侵我不月四必內會伯主之師若王臣合諸侯而後月僖四公會齊侯侵蔡公孫茲會齊侯侵陳定四公會劉子侵楚

凡內伐不月八雖公將不月十必三卿並將而後月昭十伐莒哀二伐邾征伐執詞故君大夫同不月三家既分公室有時並將俱出則月以見異常

凡外伐不月七十八雖伐我不月二十唯伯者不能救與國而伐小國則月僖十五齊師伐厲傳曰以救徐也唯納所屬公子般已立之君則月僖十八宋伐齊納孝公齊人殺無虧必伯主以王命討罪而後日莊二十八齊人伐衛說見第三篇又見前

凡公會侵伐不月十二唯會伯主若王臣伐諸侯則月僖四侵蔡伐楚定四侵楚自京師遂會則月成十三伐秦會太子稱君將伐國則月成十伐鄭傳六月丙午晉侯卒

凡大夫會侵伐不月八雖王臣會之不月莊十四單伯唯會

仇雠以逆王命則月莊三伐衛會伯國侵與國則月僖四侵陳

凡外裔侵伐不月一七十雖侵伐我不月文七狄定八吳雖公會伐不月定十一十一以月至見義一為戰月

凡魯桓會伐皆月二義與盟會同

凡公敗外師不日三略之國君不甚之則日隱十敗宋于菅臣會以善將為功

伐而又獨進敗之莊十一敗宋于鄑宋方䝱齊圍伯魯再敗之大夫敗之則日僖元公子友昭五叔弓皆敗莒郤敵禦寇皆臣子分所當為故從其恒法

凡外相敗日僖三十三晉及姜戎敗秦中國敗外裔不月晉敗狄三唯内

大夫敗狄則曰（文十一叔孫得臣義與敗外師同）

凡外裔相敗不日（定十四於越敗吳）苟敗其從中國者則又不月（楚人敗徐吳相敗）雖敗中國不日（莊十荊敗蔡昭二十三吳敗頓胡沈蔡陳許為胡子沈子滅日）苟王師敗績則又不月（成元王師天下莫得較故異其事）

凡戰皆日（內外戰十九）拒王命而戰則不日（莊二十八衛及齊戰說見第三篇）外裔自相戰則不月（昭十七楚及吳戰于長岸略之與中國異）苟為中國討罪則日（定四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凡圍不月（內外圍國邑二十五皆同）雖公會圍不月（僖六年伐鄭圍新城）唯書

同圍齊月襄十八

凡公圍內邑月定圍成公在外則又不月昭圍成

凡外裔圍中國不月十二雖中國圍外裔不月定五

凡內入國不日隱二入極必公將而後日隱十一入許哀七入邾

凡內入國不日桓二入杞

莒入其甥國雖大夫將日僖二十七入杞責來朝不敬時伯姬尚存廢祀易

田雖入邑日隱八入祊

凡外入國不日隱二莒入向僖三十三秦入滑昭十八邾入鄅雖君將不日哀八宋入曹必伯主將而後日僖二十八晉侯入曹討違王命若叛中國

雖大夫將曰隱十齊鄭入郕討不會王命文十五晉郤缺入蔡討不會新城襄二十五鄭公孫舍之入陳報其從楚見伐尚有以眾之則不月隱五衛入郕報其侵十年宋衛入鄭報其伐僖二十鄭入滑文五秦入鄀皆討其貳周禮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孟子以小事大為畏天

凡外裔入中國不日三尚為中國討罪則日宣十一楚子入陳討弒君者定四吳入郢為蔡討楚其自相入則又不月成七吳入州來定五哀十三於越入吳

凡入國以其君歸不日哀八宋入曹內入國以其君歸則日哀七入邾

凡潰不日（僖四蔡潰文三沈潰昭二十九鄆潰）外裔潰中國則日（成九莒潰）凡滅國不日（莊十齊滅譚十三滅遂襄六滅萊）唯滅吾同宗之國日（僖二十五衛侯燬滅邢）因諸侯之會遂滅小國日（襄十諸侯會柤遂滅偪陽）苟閒伯主有事而滅小國則又不月（僖十七齊桓為淮之會魯滅項襄六晉悼列鄫人于戚之會莒人滅鄫鄫譏在齊晉）凡外裔滅中國小國不月（楚滅弦黃滅江六狄滅溫吳滅巢）會而遂滅則月（昭四楚會伐吳遂滅賴）必滅大國而後日（昭八楚滅陳十一滅蔡）雖大國之附庸日（宣十二楚滅蕭危及宋）

凡外裔自相滅不日（莒人滅鄫　越滅吳）外裔滅畿內國不日（狄滅溫僖十六年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蘇子奔衛疏云不日闕文卒意言之宜少合也）

凡滅國以其君歸日（定四蔡公孫姓滅沈六年鄭游速滅許）雖外裔滅中國以君歸日（昭十一楚師滅蔡公子結滅頓十五楚子滅胡）中國滅外裔以君歸日（宣十五晉師滅赤狄潞氏）唯外裔相滅以君歸不月（僖二十六楚滅夔）

凡外取師不月（隱十哀九十三）殲不月（莊十七）

凡內取田邑皆不月八哀二取漷東田沂西田為三卿並出月宣四伐莒取向為平莒月背盟取邑則月昭元取鄆叔孫豹會虢而取鄆故月必一舉取二邑而後日隱十取郜取防鄭取二邑隱公與取地邑見穀梁傳曰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歸諸己故謹而日之也

凡內取國不月僖二十二須句宣九根牟成六鄟襄十三邿皆例三遂滅其祀則月昭四取鄫鄫魯屬鄫而莒滅之至是鄫又叛莒而來依我不能推亡固存反乘急而兼之故凡內取不月此其月異之也

凡外取邑不月隱六長葛著例隱四年婁為下弑月雖取內邑不月哀八齊人

取讙及闡必取以居公然後月昭二十五齊侯取鄆取內所賂田月宣元齊人取濟西田

凡外取國不月僖三徐取舒襲國不月襄二十三

凡降國不月莊八郕必伯主而後月莊三十鄣

凡救不月八閔僖二救邢上爲元年不書即位月夷狄救四雖內救不月三僖十八師救齊書例襄二十三救晉爲下日卒月會救不月四及救一遂救不月僖六必王人救列國而後月莊六子突

凡次內外皆不月內次二外次四會次二楚次一聶北爲僖元年月僖十五匡爲盟壯立月

襄二十三雍榆為日卒月雖公次不月莊三著例昭二十五為日孫月外次必伐我而後月莊十戍不月僖二十八襄五襄十

凡公追不月莊十八僖二十六

凡遷邑不月莊元邢鄑郚必遷國而後月莊十宋遷宿閔二齊遷陽

凡自遷其國以避外裔月僖元邢遷夷儀三十一衛遷帝丘叛中國而請遷於外裔則不月成十五許遷于葉昭九于夷十八于白羽定四于容城請遷于吴以避仇楚則月哀二蔡遷州來蔡既以吴入郢其依吴避楚非得已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十三師田類

凡狩不月哀十四西狩時事　唯火田則日桓七焚咸丘譏盡物

凡公狩月桓四郎　譏與讎狩則不月莊四禚　觀魚不月隱五非務

蒐不書公不月昭八紅　雖大蒐亦不月昭十一比蒲　定十四年比蒲　邾子來會公見大蒐皆公在昭八年蒐于紅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則非時田可知　必大閱治兵而後日桓六莊八

十四賦稅類

凡軍制作舍皆月成元襄十一昭五　賦稅不月宣十五哀十二

土興作類

凡城築不月成二十三築八雖會城不月襄二十九城杞傳言六月雖城成周不月昭二十二傳十一月必伯者存亡國而後月僖元城邢二年楚丘尚無成功則又不月僖十四緣陵

凡新不月莊二十九延廐新作不月僖二十南門必有僭制而後月定一雉門兩觀

凡墮邑毀臺皆不月定十二墮郈費文十六毀臺

凡浚川時莊九

十六晝盜類

凡肆晝月莊二十二盜竊寶器得寶器皆不月定八定九

春秋屬辭卷十四

春秋屬辭卷十五

元　趙汸　撰

辭從主人第八

辭從主人者謂從主人之辭也語出永嘉陳氏主人與公羊傳主人習其讀問其傳之主人同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雖孔子作經亦必稟君命而後得施筆削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然其所是正者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葢本孟子其文則史而穀梁傳亦有

從史文之云實經之逸義也當春秋成時孔子恐門人不得其意故告以制作之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曾子以授子思而孟子述之實千萬世學春秋者之指南也至公羊氏乃曰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又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不知已之有罪焉爾又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意以為春秋與言之體皆出聖人而又不得其所以為言者故曲為之説夫策書之法内惡諱之

而外事從告與史氏雜志以訐為直者不同韓宣子晉卿也觀書而大史氏不隱者以其文辭猶存成周舊典非史氏私書比也孔子非史官亦非見大夫也請修國史而時君時相不以為疑者具事與文皆仍魯史之舊雖有筆削而無所增加也則其辭何罪之云定哀之際書事與隱桓以後不殊而亦何徵之有蓋孔子嘗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非其辭之謂也其言之所自出與孟子同而口傳失真則去之遠矣蓋

其所聞於不修春秋者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而已則又安知魯史記之為周禮哉司馬遷有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則由公羊之說而意其當然然愈誕矣自是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穿穴支離傅會膠固其甚者乃若法吏深文巧詆之為皆坐以春秋為孔氏所創一家之言而不知其本故也穀梁以國地之異名者謂之從史文不能通

諸全經左氏所發多史例也而記韓宣子之言謂之周
禮且曰非聖人莫能脩之則其失在不知有筆有削而
已至永嘉陳氏乃專主筆削求經然猶以爵號名氏為
褒貶誤指左氏所録即魯史舊文而經之成言皆為聖
筆所脩其所謂從主人之辭者亦無幾焉則猶惑於公
羊而於孟子所傳述者未嘗少致思也故今特取陳氏
語名篇以矯其失凡天道人紀爵號名氏郊廟師田昏
姻朝聘史氏之恒辭皆以類發例而赴告之情策書之

體可得而論者亦一二附見焉

一編年類

凡君之首年曰元王之始月曰正元者首也以吾君即位之首年故曰元年正者長也以時王所改一歲之長月故曰正月吳先生曰尊其在首特立殊稱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尊其在始特立殊稱故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二災異類

凡闕於所不見曰日有食之不言為月所食曰星隕如雨不言至地之形曰隕石于宋五不言隕星曰六鷁退飛過宋都不言風

凡常無曰有有蜚有蜮有年有星孛有鸜鵒來巢常有曰無無冰無麥苗過常曰大大雨雹大雨雪大旱大水大饑大有年大無麥禾大雩大蒐甚有曰多多麋始出曰生蝝生

三　郊廟類

凡除地祀天曰郊本天子孟春祈穀于上帝之祭具禮於郊外掃地而行之故名具祭為郊魯僭用之僖三十一年始見經可否聽于神曰卜郊有禱而為曰用郊牛卜吉日曰牲不用曰免望祭三方曰三望詳見第一篇

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魯僭用之雩

而得雨則書雩雩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則書旱詳見第一篇

凡三年大祭曰禘本天子之禮魯僭用之僖八年始見經譏在祭則曰祭譏不在祭則大廟曰大事略之曰有事詳見第一篇逆祀曰躋順祀曰從前言躋則後為降後言從則前為逆互文見義已絶而祔曰致祭而安主曰考得已不已曰猶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

從穀梁世大古字通用呉氏曰左穀誤世為大杜氏以為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祼彼文武廟亦有大室若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群公曰

宮禰宮曰新宮羣公以謚名宮婦人以姓名宮已毀更作曰立

凡時祭秋曰嘗冬曰烝本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合不書祠禴者春夏禮薄鮮過衆常事不書例見後

四名號類

凡侯國之史稱天王若王朝之史但稱王或曰天子錫成公命劉氏曰臨諸侯曰天王臨天下曰天子然名號當歸一並特筆也姑存之王不在辭端不加天從王伐鄭凡言天以其無上故不加於語中

凡王世子不名首止會惠王太子鄭王子稱字王季子來聘頃王子必見殺若相殺而後稱名弟佞夫王札子爭立名王子朝凡王朝公卿不名稱爵以配國邑僖九宰周公孔三十宰周公閱成十二周公楚隱元祭伯七凡伯僖十溫子蘇氏文元文九宣十五毛伯衛昭二十六毛伯得文五召伯昭公宣十五召伯臧公成八召伯桓公昭二十六召伯莊公成十六十七尹子武公莊元十四單伯文十四單伯成十七單子襄公襄三單子頃公昭二十二單子穆公旗昭十三劉子獻公摯二十二劉子蚠即定四劉子文公卷吳氏曰王朝三公八命有封國則從九命之爵稱公六卿六命有封國則從七命之爵稱伯中下大夫四命有封邑則從五命之爵稱子爵止三等必冢宰而後兼稱宰宰周公宰渠伯糾父在子

襲其爵則兼稱名渠伯糾父老子代其使則稱某人之子仍叔之子舉其族稱氏昭二十三二十六尹氏父卒子未命稱某氏子武氏子

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上士中士稱氏名宰咺官師劉夏石尚下士稱人

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不敢斥其地猶若外辭自王者言則以地舉曰成周曰王城王者不自稱京師諸侯城王都亦以

地舉曰城成周王者有遷都之義故城築當以地舉與城楚丘城夷儀不言城衛城邢同王所在曰王所不敢直言朝王自其家人而言曰王室不及外廷之辭凡諸侯內生稱公葬稱我君順吾臣子之辭外生稱爵正周班也卒稱爵稱名重王爵謹世繫葬則舉謚稱公順彼臣子之辭案公食大夫禮五等諸侯同稱公蓋國中臣庶不敢斥其君之爵通得稱公實周制也必見弒然後稱其君苟閽弒盜殺則不稱其君閽與盜皆賤不得以君臣之辭書之

凡嗣子未葬稱名莊三十二年十月子般閔元六月葬莊公襄三十一年九月子野十月葬襄公既葬稱子文十八年十月子卒是年六月葬文公公羊傳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

稱君何氏曰緣民臣之義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是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不名者無所屈也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此說合經意必有所傳左氏不知此義於子卒曰諱之也杜氏謂魯諱弒既葬不稱君於里克弒其君之子曰未葬也為左氏學者遂以為未葬稱子之例而既葬稱君據里克弒其君卓不思奚齊稱其君之子與在喪稱子文既不同卓踰年見弒自具恒稱與在喪亦異苟子惡宜稱君而諱之則當如隱公稱公薨亦不稱子卒皆失其義類非經旨明矣

會諸侯稱子

僖九宋子會葵丘未葬二十五衛子盟于洮既葬未踰年定四陳子會召陵未葬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此諸侯在喪出會稱子之例以其去喪位無所屈故雖未葬不稱名據衛成公既葬未踰年稱子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而未葬不稱王可見必既葬又踰年乃得稱君杜氏之失明矣

以師

行稱爵　桓十三衛侯與鄭踰年未葬成二宋公衛侯會伐鄭踰年未葬四年鄭伯伐許既葬未踰年皆以其用軍禮變喪容將兵出令不可復冒喪主之稱故稱爵趙伯循曰凡諸侯在喪而有竟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今考出外稱子唯施于盟會行師皆稱爵其說未當

未踰年遇弒稱爵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禮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稱子者乃嗣君在喪之號臣子事之則猶成君也故遇弒則稱君所以正君臣之名以明弒逆之罪為左氏學者有既葬未踰年稱君之說失一年不二君之義矣穀梁又謂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失待猶君之義矣夫既曰待猶君則不待春秋成之而商人之罪亦豈待成之而後重哉由膠於踰年稱君之說而不知遇弒當變文以正名此所以失也

出奔稱名　鄭忽曹羈莒展輿東者嗣君在喪之稱既失國非復在喪之子故不得比出會諸侯稱子

也

君戕國滅見執以歸稱世子蔡世子有昭十一年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以楚人誘殺其君父即進兵圍其國都執有以歸用之岡山蔡無有孑遺矣書曰世子示不絕于蔡也

外子卒不志衛載略外

凡諸侯不生名去國辯二君名鄭突辯於忽衛朔辯於黔牟蔡朱辯於子國莒庚與辯於郊公邾益辯於革齊侯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則具出不可無辯也衛鄭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則非二君也既而晉侯命叔武稱子序莒子上衛侯歸卒殺叔武則疑于二君矣故歸自楚名之既又見執於伯主而元咺立公子瑕故再歸名之衛衎立二十一年而大臣出之代其位者亦貴戚之卿也臣無出君之義

無攝之之道則非二君也既而剽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可無辯矣故書以名之有謂書剽書衎者乃筆削之微辭見衎之不禮大臣至于失國剽之不稟王命立由甯喜者俱非也

見納不名頓子非燕伯諸侯不相名

復國繼絕名蔡侯廬陳侯吳從繼故例

小國之君來朝詳之名穀伯綏鄧侯吾離傳言賤之杜氏謂僻陋小國禮不足故今案來朝唯附庸小國稱名以其未爵命也有降爵成禮者滕杞薛之君是也有以不敬見伐者杞君是也史皆不駁斥具名穀鄧遠於魯素無交好既以侯伯成禮復賤之而書名非人情也以當時事理推之穀鄧於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二年蔡侯鄭伯懼楚而會于鄧穀鄧二君亦以懼楚故始來朝於上國旋則亡滅不復再見故書名以詳之

附庸之君名介葛盧郳黎來以其未爵命于天子不得從五等邦君例稱爵而從卿大夫例稱名

大者稱字邾本附庸至儀

父彊大比於列國魯人喜其來盟不敢以名命之蕭者
宋附庸叔者其君之字蕭叔大心之後邂逅朝公亦不
以名命之皆從王
朝命大夫例稱字

凡諸侯朝會降爵成禮録其實滕子杞子杞伯薛伯諸侯世子來奔逆以諸侯之禮書爵郕伯傳曰郕大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先儒

多不信其說今案郕伯卒郕人立君而郕大子以地來
奔公以其宜為君者故以諸侯禮逆之雖非禮亦與他
叛人不同左氏非妄孔氏曰史遂從公之意不可反公
之心追言世子王氏曰若書朱儒以地來奔則不見公
以諸侯禮
叛人之意

伯國立大子為君會諸侯書爵成十晉侯伐鄭傳曰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據傳
晉人生立太子為君此後世內禪之禮所從起也然非

王制則悖甚矣劉侍讀謂經但言晉侯無以明之若有其事當書名非也州蒲既稱君以主諸侯非爭國失國不當名之亦無稱君當書名列會之法

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　僖二十八衛子從未成君之禮

附庸世子攝君來朝稱人　邾牟葛

凡畿內諸侯卒不稱爵　王子虎劉卷孔氏曰有謚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其臣不敢赴必天子為之赴不言其爵也

葬則舉謚稱公同諸侯　畿內諸侯得置臣屬治其國邑

凡夫人生以姓配氏卒以謚配姓葬稱我小君　順吾臣子之辭

內女以字配姓字叔或加子　孔氏曰文十二子叔姬杞桓夫人十五子叔姬齊昭

夫人宣五子叔姬高固妻成五有杞叔姬來歸其娣也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今案伯仲叔季唯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叔既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益欲別于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得見經婦人唯書字故從其加子以自異也自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學者固謂齊子叔姬為文公女計其年又謂非齊舍母而杞伯來朝謂絕叔姬等事皆以為非由一字之義不明而左傳有數處不可信矣

凡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稱氏 隱八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劉氏曰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真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

無駭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所氏也杜氏不明于禮矣

公孫為兄後卒稱族成十五仲嬰齊卒公羊傳曰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歸父弃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使嬰齊後之今案歸父者仲遂之子嬰齊其弟也弟無後兄之義而昭穆無積法為人後者為之子大典不可亂也故嬰齊不得稱公孫比叔肹之子而稱族同叔老者以其為歸父後則祖仲遂從以王父字為氏之法也不稱仲孫者以别於仲慶父之後與叔肹之後不稱叔孫以别於叔牙之後周何氏謂不書仲孫明子不為父孫非也子不得為父孫不待異文而後見

凡公子公孫為卿書屬公子益師公子買之類**非卿稱名**衛公子州吁齊

公孫無知宋督戴公孫攝卿稱名無駭與翬之類傳荀林父曰攝卿以往可也隱不爵命大夫故用攝禮必爵命然後書屬録異恩兼書字公子季友仲遂公弟叔肸繼故名之衛晉爭國名之鄭突曹赤齊小白陽生之類去屬見非復臣子篡立未會諸侯名之衛州吁齊無知陳佗莒展輿諸侯無定其位者皆録實殺之雖非卿書公子諸侯公子不言大夫者在位見殺書其大夫君臣之辭書屬與氏同外殺若放不言大夫非君臣凡母兄稱兄母弟稱弟宣十七年傳例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此適庶貴賤之別史得為例非謂庶公子非凡弟陸氏駁之過矣杜氏曰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

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昭元年陳公子招不稱弟者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案杜說未當故陳氏併傳例排之凡稱兄弟者或為卿或非卿皆以恩寵録實因見禍福所由故先儒考諸稱弟鮮能善其後者是以内唯叔肸卒稱弟若季友則内外異辭任使之際無謂稱弟陳公子招列序於諸侯大夫之間亦不得獨異其文稱陳侯之弟又宣十五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以為天王母弟孔氏亦推杜說言之不知天子大夫例稱字不可言天王使其弟某來聘嫌序尊也稱王季子則王弟可知與諸侯來聘以稱弟為貴者不同史文各有攸當以為筆削之旨亡非

凡諸侯之兄弟有謂得稱字 祭叔為祭公來聘宗國稱字紀季以紀侯命分邑入齊許叔復國繼絶蔡叔攝君盟折皆稱字其季子蔡季從許叔蔡叔例别以罪歸國者有筆削之旨

凡大夫為卿二命三命皆稱氏名舊說大夫三命書氏二命書名一命書人案傳言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叔孫豹二命豹二命書氏則云二命書名者非矣小國之卿二命然非捷我不書尚捷我雖非卿亦名則云一命書人者亦非又吳楚皆子爵而其臣書氏名與中國公侯之大夫等當時書法豈皆據周禮命數為準左氏所言卿大夫之等與周官合公穀但據經文言之書名氏為大夫書人通謂之微者

未賜族稱名魯挾桑溺鄭宛詹宋萬秦術之類皆異姓初為卿者卒乃賜族唉氏謂未命不書族非東遷諸侯猶不請命具大夫豈待請命者皆具國自命之爾自後世卿無不書族可見矣

命於天子稱字宋孔父嘉陳女叔鄭祭仲足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穀梁傳曰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先儒推穀梁知孔父祭仲皆天子命大

夫從天子大夫例舉其族稱氏宣十齊崔氏外卿以事來不見公不名齊仲孫高子不以使禮見公無所屈主盟會非卿稱氏名文二晉士穀晉司空非卿而書尊伯國傳言堪其事非孔氏曰成二年傳稱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知司空非卿也內大夫非卿但志其事逆言逆粪言粪代言代成言成之類皆大夫往外大夫非卿稱人諸大國非由貶責而稱人如宋人盟佰鄭人序邾人下者皆具下大夫小國之卿稱人邾莒滕薛杞以下小國盟會征伐稱人皆其卿穀梁謂曾莒無大夫皆據經文書人不見大夫名氏而言咲氏謂無命大夫亦非接我稱名莒慶莒挐邾快邾畀我以地來雖微者稱名邾庶其黑肱莒牟夷傳皆曰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楚卿稱氏名

同大國自屈完始啖氏謂楚嬰齊大會中國故請王命所以自後亦書族楚既僭號豈復通于周室其失事實如此安可輕訾左氏學者

吳楚始聘稱名楚椒吳札必見殺若放而後書其大夫已絶見討不言其大夫晉欒盈鄭良霄之類盜殺不言其大夫與不言其君同義非見殺而書大夫者衆辭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之類如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乃聖筆所修文同義異

凡大夫既卒不名原仲叟伯禮臣既卒不名

凡大夫見執稱行人苟非專使不稱行人行父意如從公祭仲見誘轅濤塗在師甯喜在會宋仲幾在京師唯鄭詹事不可考甍齊人以伯令召而執之專使唯王卿

士不稱行人 單伯可決不稱行人非皆有罪

凡士作亂稱盜 襄十年鄭尉止司臣侯晉等五人皆士傳曰書曰盜言無大夫焉陽虎家臣齊豹奔司寇吳先生曰不命雖食祿與庶人同以庶人而竊物聚衆殺人均之為盜也蔡公孫翩從赴

凡外裔舉號君臣同辭 荆吳徐越本非外裔以其僻陋棄禮皆僭王竊號故用外裔例書之荆後稱楚與中國盟會故史書其君臣以見其實若茅戎北戎山戎赤狄白狄之類本皆外裔舒鳩舒庸亦其類也蠻氏潞氏皆稱子潞其國也仍加赤狄者以別他狄等也

四裔大者曰子 經書潞子戎蠻子傳記鼓子肥子陸渾子正例也史避吳楚僭號亦以子稱以其叛中國同諸外裔也史記不言吳始封何為外傳謂命圭曰吳伯武王襲大泰伯之後宜然陸氏曰封吳子非也

五昏姻類

凡納徵曰納幣親迎曰逆女趙伯循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史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迎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凡魯君親逆稱逆女至稱夫人某氏至自某夫人不與公俱至書入録失禮

凡卿為君逆稱逆女禮無苔使卿逆之文故從君逆稱女至稱以夫人某氏至稱以録其失禮有姑稱婦某氏以婦禮至如盥饋特豕於室之類徵者逆稱逆婦某于某禮不備不書夫人至內女適諸侯曰歸王女同來寧

反國曰歸鄫季姬國亡反其宗祀所在曰歸紀叔姬皆適從一之義

諸侯逆稱字歸稱字明齋大夫稱所逆之字姑逆稱婦

凡卿為君逆不稱使逆女使卿非禮與來聘以使禮接者不同故不稱使來稱逆女曰女從內辭以別親迎

凡諸侯送女稱某氏父母辭

凡王臣為天子逆稱王后尊王命杜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歸稱字明齋

凡王臣送女稱王姬歸稱王姬不稱字尊王女

凡致女內致外曰致女父母辭外致內但言聘

凡夫人歸寧曰如出曰歸內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六喪紀類

凡天子曰崩上壞之形君夫人曰薨上壞之聲未踰年君曰卒降成君內女為夫人書卒為之服許嫁書卒成其喪王女書卒主其昏大夫曰卒終其事諸侯曰卒別於內

凡天子崩不地略於王史公薨必言地詳內諱弒則不地明變夫人薨不地有常處婦人無外事在外則地明變大夫卒不地降於君在

外則地（許有事）諸侯卒不地（略外）卒于外則地（去國都公羊傳封内不地）

（非是）在會曰會在師曰師（著具勞）在他國書其國（録失所）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吳子光楚子軫略夷狄）

凡夫人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隱三年傳為君氏卒發例）赴而不反哭稱夫人而不書葬（子氏）反哭而不赴書葬而不言小君（定姒）妾母成喪祔廟稱夫人薨書葬小君（録賢）

七禍福類

凡繼故言立（衛晉）篡言立（王子朝）挈乎大臣言以（王猛子朝此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二傳槩云不宜非也）成尊不言以（傳著敬王出入亦曰以）

凡公在他國曰在（在楚在乾侯）出在境內曰居（居鄆）天王雖在畿外亦曰居（出居于鄭王者無外范大史脩唐鑑書帝在房陵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也）

凡逋赴曰奔（君臣同辭）宥之他國曰放（既無待放之禮亦與虞書流放不同穀梁傳曰放猶屏也）

凡自內曰出（王者內京師諸侯大夫內其國）在外不言出（敬王自劉居狄泉公孫敖在道奔王子瑕子朝皆叛在外奔南里者宋城內里名故華向以叛入言出奔）國滅不言出（無所

（出）自其邑奔曰自某出（曹公孫會）

凡拘之曰執（君臣同辭）執之以去曰以歸以歸王都曰歸于京師彊致之曰歸之于以詐致之曰誘會滅不言以歸（偪陽子賴子文不便）獲不言以歸（從可知）

凡執恒稱人（諸侯無相執之道亦無執外臣之法故略言之）會而後執别稱人（會列諸侯執由盟主明非衆執其變文皆筆削之法）

凡內大夫反國曰來歸

凡反其君曰歸（邾子益）潛反曰逃（君臣同辭）見獲而反不言歸

晉侯不足言

凡君大夫反國易曰歸衛侯曹伯釋其罪蔡侯廬陳侯吳復其封鄭突挈于蔡仲曹赤歸在羈出後趙鞅有請於君而復之者難曰入許叔因鄭亂鄭伯衛侯莒去疾皆國有君齊小白陽生篡鄭良霄宋樂大心以惡入國君已絕于位曰復歸出奔言復歸位絕也諸侯無出出則絕矣見執不言復歸位未絕也曹伯獨言復歸者由叛中國見討執畀宋人比之位絕者也大夫抗其君以歸則曰復歸衛元咺趙鞅以君命歸故不言復賊其國則曰復入宋魚石晉欒盈連結仇敵皆欲覆其本國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讎非謀害國觀子產之言可見

凡歸入必言所自若其挾外援苟言故則不言所自突歸于鄭上言宋人執祭仲國逆而立之不言所自齊小白陽生

凡興師以送之曰納非專納則言自某入自某歸莒去疾牟公子召之陳公子資楚丞建從陳侯圍陳不書苟言故則不言所自赤歸于曹上言戎侵曹晉欒盈復入于晉下言齊侯遂伐晉

凡大夫據邑書叛苟大國納之不書叛宋魚石晉欒盈以伐宋伐晉爲叛也志復私讎雖入國不言叛鄭良霄原愔定罪內微者以邑叛不書其人據從欒從書成叛外邑叛不書

凡自賊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左氏傳例

八朝聘類

凡公行未成禮曰如杜氏曰據內出多有在道而復者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但言如既成禮曰朝公朝于王所非朝則直言其事納幣觀社夫人越竟皆曰如如齊如莒以事往直言其事享齊侯會齊侯大夫行皆言如以事往直言其事葬原仲致女納幣告糴

凡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言朝同時俱至兼言之滕侯薛侯同時與至殊言之穀伯鄧侯非朝則直言其事獻戎捷齊提會

奚

畿內諸侯不言朝（祭伯州公魯以王臣之禮接之不二尊也）外裔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公在外不言朝（蕭叔）凡王在外曰公朝于王所公在外曰某君朝公世子來朝曰某君使其世子某來朝內女以其子來曰來朝其子（代父行朝禮故曰使來朝卒不成朝禮故曰朝其子）凡王臣來聘皆稱使在喪不稱使（天子諒闇聽于冢宰）以事來者直書其事（求賻求車求金錫命會葬歸脤歸賵）以其私來不稱使（祭叔寰內諸侯不外交）

凡外臣來聘皆稱使（凡使皆吾君以禮受之於廟）以事來者直言其事（歸祊獻捷言田言公）事不可書但言來不以使禮見君不稱使（齊仲孫齊高子吳先生曰皆季友以兩臣相見）以其私來不稱使（宋司馬華孫來盟為公子鮑結援）徵者不稱使（諸稱人來皆不以賓禮接）

凡致物曰歸自外曰來歸無專使不言來（公孫敖之喪濟西田讙闡）受之於會曰取（郜大鼎）

凡與下曰錫相與曰畀借物曰假輸物曰納婉辭以徵曰求直辭以請曰告卑辭以請曰乞諭意曰言弔亡曰

唁

凡繼事曰遂兼事曰且不得已曰乃

九盟會類

凡載書歃血曰盟不相盟而結言曰胥命

凡內特相盟內為志稱及外為志稱會（傳例君臣同辭）自參以上皆稱會（魯無專合諸侯之事君臣同辭）公如伯國受盟稱及公與外大夫盟稱及與戎盟稱及大夫與戎盟稱會彼盟於戎曰來盟我盟於彼曰涖盟聘而後盟曰及其盟彼故不

盟曰弗及盟此不得盟曰不與盟皆說見第一篇

凡伯者服貳曰同盟非為諸侯之叛服而盟者皆不言同請與曰乞盟後期曰會盟別盟稱及又及襄十三雞澤

凡釋怨曰平平亂曰成內欲平曰及某平外欲平曰暨某平外相平曰某及某平內平外曰平某及某

凡以會禮相見曰會不以會禮相見曰遇

凡謀伐稱會如桓會伐鄭莊會伐衛之類前定稱及桓十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及鄭師伐宋既盟而後伐不言會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微者受命于國不言會僖四年秋及江人

黄人伐陳同受命於伯主不言會

凡伯主避不敢主言及以會公及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桓公帥諸侯以會王世子而不自主會乃禮之宜非是特設以尊王世子亦非夫子特筆殊外裔言會又會成十五鍾離襄十柤十四向此與及以會異者晉君臣既以主會之禮會諸侯而後會吳也陳氏均謂之殊會誤矣兩主之言會以及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凡諸侯會外裔曰會之宣十一攢函殊之不使遏狄之君與諸侯序會其師曰及僖三十二殽杜說非義同上師與大夫不言及宣八伐秦成凡伐晉不殊便文稱人僖二十盟于邢襄五會戚之類外裔自相會如其序昭四淮夷此皆史氏

所及陳說誤

凡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會公於某公在內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諸侯已會而我獨見外曰不見公諸侯不期而及於會曰如會不及會曰未見諸侯又案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人戰傳曰不書所戰後也凡諸侯之會公不與皆不書與會傳皆曰後也據經所書是已以經合傳以傳翼經春秋但與其成事亦不得復有異文此三傳之例所以互相發明者也非期會而與盟曰會諸侯盟于某僖二十一薄二十七宋外非期會而與盟曰某會盟于某僖十九鄫子

凡魯君特會外君不言故自參以上必言故中丘伐宋稷成宋亂宋伐鄭曹伐鄭唯伯主之會不言故不言者皆從可知魯臣會外臣苟非天下之事則言故澶淵宋災故

凡特相會往來稱地傳例曰讓事也杜氏曰會必有主二人獨會莫肯為主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傳例曰成事也

凡因伐而會致伐謀伐在會前桓十六成三會伐鄭之類志不在伐致會生事在會後成十六伐鄭不成伐大夫侵陳蔡一出有二事則致其重者僖四侵蔡伐楚致伐楚僖六伐鄭救許致伐鄭成七救鄭同盟十七伐鄭同盟皆至會一事偶則以後

事致僖二十九會溫遂圍許致圍許及襄十一會伐鄭會蕭魚致會之類

凡內地不致伐叛則致定十二圍成

凡伐而戰不致莊九乾時敗之不致僖元于偃邾地會戰不致桓十三會紀鄭會伐而戰亦不致桓十二及鄭師哀十一會吳據得皆公與戰戰者危國亡師之道傳曰戰不必勝雖勝亦未必全師而反況公親戰尤危事凡師公與戰或此敗績或彼敗績或此敗之其安危得失已著舉其重者故不書至

凡大夫不致降于君見執則致季孫意如叔孫婼重事變公與之俱反則亦不致季孫行父大夫出入從公不書穀梁傳曰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

凡至彼而反曰還還者事畢之辭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之類未反彼而反曰復復者事未畢之辭公如晉至河公子遂如晉至黃此啖氏考經正穀梁之失入其竟曰至某乃復公子遂如齊未入其竟曰弗至而復公孫敖如京師

凡周班諸侯序爵爵均尚德據定四祀佗告萇弘德指始封之君而言王入序諸侯上僖八王人僖九宰周公之類何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寰內諸侯之師序列國上僖二虞師晉師大夫如其班隱五伐宋鄭人序邾人下僖二十八會温秦人序邾人下皆以大夫序卿下莊十五伐郳十六伐鄭二十六伐徐僖二十一鹿上二十九翟泉皆宋人序齊人上時齊卿猶不先宋莊十九伐我西鄙二十八救鄭僖五侵陳皆齊人序宋人

上時宋非卿文十七伐宋陳人序衛人下傳曰衛孔達陳公孫寧杜氏曰寧位非上卿成二蜀之盟齊人序鄭人下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襄二十七會宋陳孔奐序蔡公孫歸生衛石惡下昭元會虢陳公子招序衛齊惡下蔡公孫歸生上襄昭以後陳從楚則陳侯序蔡侯下其後蔡從中國則蔡侯序衛侯上如大夫自如其班周禮大司馬設議辨位以等邦國春秋之初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怒有郎之師小國諸侯亦降爵來朝不待伯者出而班序已亂矣

凡主會者所序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者為之主會謂伯者伯主序諸侯上

齊桓創伯自單伯會諸侯于鄄以後齊侯恒序宋公上唯遇梁丘序爵蓋見禮相見書如其班與主會不同晉自文公以後終春秋序齊侯宋公上

齊侯序宋公上桓十三年紀鄭之戰齊侯始序宋公上外

傳齊僖於是乎小伯其先宋益以彊大爾自桓伯以後終春秋齊君序宋君上

陳侯序衛侯上

衛侯序蔡侯上入春秋皆以蔡衛陳為序桓十六年伐鄭衛侯陳侯序蔡侯上杜氏以為蔡後至亦時衛彊齊宋皆以為黨故也自後陳常先蔡莊十五年齊桓會鄄而後陳侯復先衛杜氏以為陳介於齊楚之間為三恪之客故桓公進之令蔡時蔡已從楚故桓公進陳以龜勵之自後陳當在衛上至哀昭之世陳侯從楚楚恒序蔡侯下益楚人以蔡先服故先蔡至定四年會召陵侵楚蔡侯始復從中國故序衛侯上

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許男序滑伯上僖四年伐楚以後恒序曹伯上十六年會淮序邢侯上成五年同盟蟲牢邾子序杞伯上六年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序杞伯上以後莒邾恒在杞上

世子序小國之君上晉悼之會齊世子光恒序薛伯杞伯小邾子下襄十年序

滕子許伯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上傳以為先至非也齊大國也而每貳于晉故悼公違禮進其世子以說齊

在喪稱子居本班或降其班僖九葵丘宋襄稱子在本班二十八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下定四會召陵陳懷稱子班鄭上杜氏曰無義例蓋主會者所為

衛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序鄭伯下僖二十八踐土衛叔武

晉卿序齊宋上僖二十九盟翟泉晉人序宋人齊人上以後晉卿恒序齊宋卿上

齊卿序宋卿上襄二會戚齊崔杼序宋華元上以後齊卿恒序宋卿上

唯師以國序莊十齊師宋師僖元齊師宋師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襄二晉師宋師衛甯殖

凡楚主盟會序諸侯上楚得諸侯與中國伯主侍與國不同陳蔡以下服役僅同縣鄙

具序於所從諸侯上史文之實錄也唯其能用諸侯禮交於中國故史從周制四夷大者稱子以紀事而孫氏陳氏皆有與楚以伯之說葢不知春秋辭從主人而或以變文見義兼書大體自若也

蔡從楚序陳上說見上

秦卿序宋卿上成二盟蜀秦右大夫說序宋華元上僖二十二會盟翟泉秦人序陳蔡下者皆文以周班次之秦伯爵其臣不得先侯國之卿也蜀盟起宋卿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以形勢軋諸侯也

十戰爭類

凡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公羊傳例師重與大夫等故兼稱之今

考未經筆削之文若邾人鄭人伐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之類知此例實得當時史法具君大夫將而稱師稱人者皆筆削之法不入例趙伯循謂稱人以圍者甚衆將卑師少何能圍國蓋不知春秋所謂師者不可以二千五百人為限經言師師固非一師傳言師少非不成師其曰師衆師少皆以成師而言將尊謂卿將卑謂大夫之非卿者何以不能圍國也

凡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胡氏例本左氏傳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而辭意稍備據春秋稱伐者或討其罪或求其成或致其戰皆必鳴鐘鼓以警告之若侵則但務俘掠而已如傳言鄭伯侵陳大獲之類是也凡經書圍書戰書取書滅皆是伐國之事則侵伐之例左氏之說未可全非也啖氏排之太過蓋不知鍾鼓之節在軍禮為尤重爾狄師雖法不備亦不可謂無鍾鼓也

環而攻

之曰圍掩其不備曰襲以兵守之曰戍迎服曰降盡殺曰殲

凡兵破其國曰入（入鄆入邑義同）夷其社稷曰滅（非國不言滅）微國不絕其祀曰取（內取根牟鄟部外取舒皆微國不列于諸侯）不祥滅之者曰亡非其有而奪之曰取（諸取田邑）受之於師曰取（濟西田汶陽田）

凡戰稱將敗稱師（穀梁傳例重衆也）侵我稱人追稱師（人指將身追逐其衆僖二十六年穀梁傳例非）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京師敗

續曰王師敗績于某（凡左氏傳例今以經考之唯書敗例不合蓋筆削之後別有其義非左氏所知說見變文篇）

凡國君戰而死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君獲君滅君敗績不言師敗績（晉侯蔡侯獻舞胡子沈子楚子舉其重者）唯大夫兼言之（宋華元齊國書師重與太夫等）

凡內師會伐君大夫將皆言會（以會禮合謀）唯徵者言及（徵者各受成命于國故但言及如僖四及江人黄人伐陳則又同受命于伯主也宣七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豈有為人出師而不與謀者劉氏譏其例。與事違是也）

凡會盟而後伐書及某伐某（桓十二）會侵而後伐書遂伐某（僖四）如京師而後會伐書自京師遂會某伐某（成十三皆一役）（再有事之辭）

凡諸侯會天子伐罪言從（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凡諸侯已伐國而王臣濟師但書會伐某（單伯重序嬀再舉）大夫已出師而諸侯會之但書會某師（凡與渠林卿不會公侯故舉師為重）

凡戰以主及客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外裔皆曰及某戰（公羊傳例伐人者為客被伐者為主孔氏曰令狐河曲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主及客也乾時升陘及犨皆

魯與人戰以魯為主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柏舉內蔡而外楚今案陸氏曰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由主人而成為主客恒法言之也若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外裔則不得以受伐為主**內及伐言戰于某**桓十一從內錄不得以受伐為主**苟會外裔伐中國而戰則從外辭**哀十一艾陵凡諸侯以兵屬外裔不書故會伐雖從內錄而戰則魯不序還以齊主之不以外裔先諸夏二義皆通也

凡侵伐而不應但書侵伐趙氏曰主人不出戰殺掠而還**侵伐而敗之書其重者**荊敗蔡師于莘不書伐諸侯之師敗鄭徒兵不書敗之類**應而敗之但書敗**不書侵伐以應兵見之**勝敗相當但書戰必敗績而後言伐言**

戰言敗績大崩當詳言其故凡不合者皆筆削之旨非卿師師不言敗績

凡中國與外裔不言戰穀梁傳例如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此戰也而不言戰又晉每書敗狄不言戰必外裔稱將稱師而後言戰楚子會盂伐宋已稱爵泓戰稱人經變文城濮稱楚師

凡徙國曰遷自遷曰某遷于某衛遷帝丘遷之而有其地曰某人遷某宿陽雖有遷之者而不失其地文同自遷邢許蔡

凡赴難曰救躡敵曰追用人之師曰以

凡背君曰叛民散曰潰

凡兵得曰俘器物同兵囚曰捷俘曰歸捷曰獻

凡外師加魯四竟曰某鄙直逼國都言伐我

凡師所止過信宿為次故寮兵待事曰次君行所止曰次君行師從無成事則書如滑不成會雍榆不成救之類匡為諸侯不覲救餘可非之

土師田類

凡時田春曰蒐冬曰狩本左氏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與周禮合不書苗獮者夏秋五穀在野具禮略鮮過衆故史不書蒐狩禮備而魯人每假蒐擇之義以治兵講武故所書皆非時過禮之事過常曰大蒐火田曰焚凡譏在狩書地即非國內常狩之處譏不

在狩不書地（大野國內狩地杜氏曰古者民多地狹必於封內擇隙地為之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是也）譏在公書公狩（狩郎狩禚）譏不在公不書公（蒐大蒐經書邾子來會公見公在不書）

凡蒐軍曰大閱習武曰治兵

土興作類

凡城邑備制曰城不備制曰築（傳例非）圍曰築臺曰築館曰築

凡木工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曰新（凡脩舊不書故大室但書屋壞泮宮）

公宮長府宜皆不志魯頌新廟僖公廟也閟宮有侐呂氏謂推本之辭是也

凡自毀曰壞故壞曰毀毀城曰墮

凡深川曰浚界田曰疆

十三 賦稅類

凡師衆曰軍戰士曰甲制軍曰作毀軍曰舍

凡田租曰稅田財曰賦本何氏始稅曰初以田為率曰用

十四 內辭類

凡君舉必書儀文如納幣親迎矢魚觀社之類不成禮不書不行即位禮不書即

位不成喪不書葬改葬惠公公弗臨不書衛侯來會**非**葬不見公亦不書大夫不以卿禮終不書卒之類

公命不書 費伯帥師城郎新作南門之類以上皆隱元年傳發不書之例實史例也陳氏誤以為筆削之法非左氏本意

常事不書 公羊傳時祭常事不書時田常事不書與左氏凡祀過則書合蒐田祭皆有常時常禮書之則不勝書必過禮而後書以防失禮戒踰節皆史法也公羊誤以為筆削之旨蓋不知夫子所脩乃魯史成書報祭亦發親迎恒事不志之例蓋知昏姻有常事不書者而誤於親迎發例今考于經納幣不書使卿則書内女適大夫不書公自主則書内媵不與適俱行則書外媵踰制則書所謂常事不書不過此三事以其皆是常禮故也後儒求之大過又非二傳之失

非卿不書 下大夫名氏不登于策内言其事如會曰會伐曰伐之類外雖接我不書事不可沒但書人小國之卿與大國下大夫等故盟會征伐皆

書人必接我
然後書名氏

凡崩卒弔則書葬會則書天王崩諸侯卒不往弔不書崩卒不會葬不書葬二傳不知此義遂為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說歐陽公作五代史亦承以為例後世脩史為二傳所誤若此者多矣

葬外裔不書葬當順彼臣子之辭吳楚僭王避其號不書皆用貶禮無謚不書同外裔

凡內諱弒書薨夫人以罪殺同未成君書卒奔曰孫杜氏曰使若自孫位而去

諱殺大夫書卒公子殺曰刺據周禮三刺小司寇以斷獄訟而已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春秋時皆專殺大夫在大司馬九法為犯令陵政故內變殺言刺以崇國體示恭順而外直斥殺以見其非則文雖為內諱而實不可掩矣

諱在外則

不書其事宣七傳曰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傳發此明告魯史諱法其筆削亦有諱義然非史氏所及矣左氏亦不能明也啖氏曰諱者避辭言之示尊敬也今案諱有淺深有全沒其事者則諱其恥也有但避其名者有辭雖諱而上下文猶有以見之者其事不可全沒也由說者一槩言之故不通

凡諸侯侵叛不書為王室諱若衛師燕師伐周之類外裔犯京師不書為中國諱若揚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之類當襄王之世無不告諸侯者交質子雖內不書為世道諱事在成二年

凡內外恒異辭內大夫直言名氏外大夫各繫其國外微者稱人內微者直言其事之類唯王

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得外王朝言周咲趙不違此義誤謂單伯為魯大夫伯令則以內辭書之城楚丘城虎牢戍鄭虎牢戍陳書之一如內事叔孫豹鄭世子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皆不言及以有伯令也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虎牢不繫鄭取濟西田不繫曹皆以伯令書

五從赴告類

凡王師令不及魯不書隱元伐衛五年伐曲沃桓四圍魏之類成元年王人來告敗傳於此始發例蔡衛陳從王伐鄭盖三國具具事來告如隱九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也傳於隱桓之世每記王師唯此二處發來告之例明也皆不告也伯主有事于諸侯令不及魯不書

僖九
傳例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隱十一傳例據隱五邾人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欲救之以使者失辭而止九年鄭伯以王命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傳發此以明不告之例也凡諸侯告命有恒此以宋好中絶發傳如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亦為告王命發傳爾唯僖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十一年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蓋欲見晉自獻公以來告命始通于魯凡僖以前傳所記晉事皆不見于經由晉不來告策書所無也又以見國君尚有討意於其臣子雖自殺以殺告故策書一以君殺書之雖用事者殺之亦以殺告故策書一以國殺志之凡莊以前傳

所記楚事不見于經者亦由不告也陳氏一切以為聖人所削非傳意明矣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文十四年傳例曰懲不敬也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例同杜氏曰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凡赴以往日者書往日平王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靈公

再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如成元年三月癸未王師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史繫其事於秋僖四年冬十二月戊申晉太子縊于新城五年春來告史繫其事於春傳志此類甚多盜殺見赴告策書之體晉惠公卒在僖二十三年九月史書在明年冬杜氏曰文公定位而後告又以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甲子九月十一

日戊辰十五日也又如成九年齊侯無野定四年陳侯吳皆以前月辛日繫來告之月書之可見策書日法之嚴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辟不敏也諸家皆不信此例以未同盟而書名者多也今考姻隣同姓諸大國相與者泰厚當具身雖不同盟而皆赴以名所謂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也其他小國自得從禮唯泰先書名從仁書名蓋其初不知赴告之法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

宣十年傳例據杜氏謂命者愚

好不接則不告劉炫謂國家有玉帛交好之國皆告非指斥者之身今經所書列國大夫來聘出奔名氏具可考而二家之說如此殊可怪也如蔡與曹何嘗聘魯但通好命同會盟則皆告爾

凡弒君以賊赴者稱名氏若國有臣子則稱弒者當國亦赴以名微者稱人微謂非卿閽稱閽盜稱盜昭公四年閽弒吳子餘祭傳曰吳人伐越獲俘馬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定公四年盜殺蔡侯申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射而殺之

凡殺大夫以國討赴稱國僖十一晉告殺丕鄭父宣十四衛告殺孔達例陳氏曰有司法守之辭也凡書國殺者皆同衆殺稱人宋大夫司馬討亂稱人陳御寇公子過晉先都士穀殺篡弒者稱人非有司所能治必以國人討之上討亂同

稱謚衛齊豹雖賜當坐謚假

其變例類

凡夫人有不赴不祔而稱夫人薨書葬小君者哀姜僖公以齊桓為魯討哀姜特請其喪歸備夫人禮以葬欲從厚以說齊史亦變文紀實

大夫卒有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禮有所不得行

葬有不由魯會而書者齊侯葬紀伯姬楚滅陳葬陳哀公

來有不見公而書者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公在會亦書者魯人喜能來遠人特優書之魯煩所夸非是獻琛即是其事可見時史之情

滅國有非公命而書者僖十七滅項陳氏曰公猶在會非公命也案僖公雖在會滅項恐猶是公意自政在三家非公

命而書者多矣皆國史變法以紀魯君失政大夫擅國不可以常例拘也

外相如有來告而書者

外相如本無來告得書之法齊鄭謀襲紀紀人懼而來告非實相朝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爲將來魯故以告焉此二者所以得書于策

獲有非卿而書者

宋樂呂齊公孫夏非卿不書公子友獲莒子之弟挐傳曰非卿也嘉獲之也

亂亡有不由赴告而書者

僖二十一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蓋國史承叔鞅之言而書知書梁亡亦是此例蓋大夫會于齊于會聞之歸以告公公命國史書之以其不由赴告故但言亂而不言作亂者言亡而不言見滅之人亦辟不敏之意魯君唯僖公稱賢知閔亡國而錄之爾

外災有國亡而書者

昭八楚滅陳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書陳災時楚已縣陳必不以陳災告蓋叔弓反自陳言其事而書之

七無貴辭類

凡一事再見前目後凡前序諸侯則後總言諸侯僖十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二十八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之類

大夫曰諸侯之大夫僖十五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三十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唯師從其恒稱僖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凡一事再見卒名之宣元公羊傳例逆女稱公子遂叔孫僑如以夫人至但稱遂稱僑如會稱叔孫豹盟但稱豹之類

有蒙上文者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間

一年不言鄭蒙伐鄭之文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此二事皆以正月無異事得蒙前年冬文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不言鄭突曹赤蒙上文鄭曹見是一事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糾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不別言晉侯亦同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蒙上文夫人薨葬我小君哀姜從可知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不言宋捷蒙上文伐宋為中國諱也若齊侯獻戎捷則直書之成三年晉使荀庚來聘衛使孫良夫來聘下及荀庚孫良夫盟不言晉衛餘可類推

有併上文者

鄭伯髡頑如曹未見諸侯卒于鄭不言鄭伯髡頑卒併上鄭伯且見以如會卒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不言吳子遏卒于巢併上吳子且見以門巢卒

有併下文者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者為

下文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文也文十四年納捷菑于邾孔氏曰不言邾捷菑者下有于邾之文凡諸侯卒于外書地于會書師僖四會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應言卒于師茲不言卒于師者以下文楚屈完來盟于師從可知曰許男卒為下文于師之詞也

凡盟會以國地者國主不序桓十四會曹僖十九盟齊二十盟邢皆國主與盟會不復序從可知也唯隱五盟宿杜氏云宿亦與盟宋乃東平無鹽之小邑也無與于宋魯之故何為例之盟會故說者不取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方見圍雖地以宋不繫與盟

凡微者雖有諸侯之事不序會于宋邾滕與會而屬齊宋雖有諸侯之事亦不序其人也

凡諸侯以兵屬夷狄不序 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蔡陳以兵從楚不見經成二年蜀之盟楚公子嬰齊帥師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失位亦不見經下逮吳伐齊郯子邾子之類皆是餘可推類

凡美惡不嫌同辭 凡以國事行稱會夫人以姦出亦稱會諸小國來朝書來四裔來朝亦書來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位亦言立皆美惡同辭之文

十八 辭費以其故類

凡不雨歷時總書則不言雨 文二文十十三及得雨而後書從此可知 每時一書則言雨 僖二三徒以告廟書不言六月雨則不見其歷時不雨

凡不郊猶三望言免牲不言不郊 從可知 間有事言不郊

為三望言故言牛死言不郊牛傷得再卜

凡復之曰歸某于某歸邾子益于邾致之曰歸于某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不以道致之曰歸之于某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文公再會諸侯致天子專復衛侯釋曹伯乃以元晅之訴執衛侯歸于京師晉景公鞌之戰命齊人反魯汶陽之田既與齊好又使魯歸汶陽之田于齊故皆言歸之于者明其歸之不以道也

凡會而後盟閒有事書諸侯盟于某襄十九祝柯二十五重丘定四皋鼬閒無事不書諸侯成七馬陵十七柯陵襄九戲十一亳城北昭十三平丘有不盟

者雖間無事書諸侯盟于某僖五首止無主盟者書公及諸侯盟于某定四臯鼬

凡會盟同地則地會地盟僖九葵丘雖間無異事地會地盟僖五首止昭十三平丘盟重於會茍諸侯會而大夫盟則地會不地盟襄三雞澤十六溴梁臣統于君不再言地必大夫自為會而盟則地會地盟襄二十七宋大夫專盟會與君同公特會楚大夫又及列國大夫盟則地會地盟成二蜀會盟異事

凡使不稱介傳二十六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氏曰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各

以事行則列序之文十八公子遂叔孫得臣定六季孫斯仲孫何忌

會志親事襄二十一會城杞傳鄭子大叔與伯石往杜註大叔不書不親事昭三十二會城成周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原壽過故魏舒不書

並列于會則列序之襄十四季孫宿叔老哀二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將書元帥襄元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杜註荀偃不書非元帥定八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張不書

唯內卿悉書之成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成六仲孫蔑叔孫僑如昭十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定六季孫斯仲孫何忌定八季孫斯仲孫何忌定十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再見哀二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哀三季孫斯叔孫州仇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凡卿從公不書成公從京師孟獻子從襄公如晉孟獻子從會伐鄭季武子從如楚叔孫穆子

從之類

苟有故則書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公子慭出奔齊之類

凡君將不言師師敗則稱師

凡常事不書 公穀例如昏姻時祀時田有常禮 為下事言故則書之 媵為遂盟書冬烝為再烝書有事為仲遂卒猶繹書為叔弓卒去樂書衛人來媵晉人來媵為下齊人來媵書

春秋屬辭卷十五